



清气满乾坤

◎彭常青

笛声依旧

◎周群



王化刚是我高中同班同学,我们的友谊已逾一个甲子。

当年,他是我们学校的短跑运动员,参加市里100米短跑比赛曾取得11秒的极佳成绩;他是我们学校的文娱积极分子,他的竹笛吹奏水平在市里有着相当高的名气。

1966年4、5月间,他参加了高校艺体专业提前招生的乐器类专业考试,因为他专业素养好,录取本应没问题,6月“文革”开始,高校招生被中止,一切愿望都成泡沫。

1968年年初,“文革”进入“复课闹革命”阶段,在无课可复的状态下,他常给同学们教唱大家喜爱的电影插曲和流行歌曲,《航标兵之歌》《乌苏里船歌》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等青春的旋律不时从教室里传出,他教唱认真的态度和悠扬动听的笛声深受大家的喜爱。

1968年10月,我们全都下乡插队。和大多数知青同学一样,王化刚同样在困境中挣扎、奋斗。除参加农业劳动外,笛子和箫是他的伴侣。

夜晚,那好听的箫声和笛声常从他的知青屋飘出。箫声低沉悠远,如泣如诉,笛声圆润空灵,如歌如诵。他的箫声和笛声让人思考当下,又让人的思绪飘向远方去思考未来。

招工回城后,进入社办厂,收入微薄,艰难的生活折磨了他多年。可他心底对音乐和竹笛的爱好丝毫没有减退。

王化刚出身于一个音乐家庭,他母亲易先生曾是市实验中学的资深音乐教师,深受学生们的爱戴。他父亲原本是记者,由于历史原因,独自在东北生活了二十多年。1978年后,王老先生叶落归根回到南通,我曾有幸见到他,并看到他用一把陈旧的吉他弹奏出优美动听的旋律,音色温暖、明亮而清脆,琴声中丝毫听不出老先生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,他是一个乐观的老者。

王化刚的音乐天赋和才能从小受他父母的潜移默化,更是出自他

对音乐的喜爱与不懈努力。

退休后,他年轻时对音乐的爱好、对竹笛的痴迷之火又重新燃起。他爱好音乐,一身的音乐天赋,他要寻找机会和舞台去展示。他牵头与身边的民乐爱好者们组成老年民乐队,每周定时活动。他集思广益,收集修改乐谱,组织节目排练,联系义务演出。就这样,他和志同道合的民乐爱好者开始活跃在南通的民间舞台上。他们为社区活动演出,为企业活动演出,还受邀为市里的大型活动演出。

出于爱好,王化刚还时有乐曲创作的冲动。前几年,他创作了《水乡欢歌》民乐合奏曲谱,并付诸排练和演出。

在《水乡欢歌》的一次演出中,他作为演奏指挥,一改他脊柱少许弯曲的姿态,挺直胸背,大步登上乐队指挥的位置,摆开架式,熟练帅气地指挥了整部曲谱的演奏,扬琴、古琴、二胡、琵琶、唢呐、笛子、钹、鼓等各种乐器在他的指挥下,有条不紊地激荡出不同音色,进入听众的耳际。当他指挥手势利索地落下,乐曲声戛然而止,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那次演出,他的作曲创作水准和指挥才能展露无遗。

王化刚先生的笛箫吹奏水平,受到通派古琴非遗传承人徐先生的欣赏,多次邀请与其琴箫合奏,一如高山流水般自然。

由于他的成绩、水平和他在民乐界的影响,王化刚先生曾被推举为南通民乐研究社的社长。

耄耋之年,他辞掉了乐队负责人和民乐研究社社长的职务,但依然坚持参加乐队活动。乐队少不了他的笛声,他似乎也离不开乐队。

他说过,“我是一股小小的溪水,边唱边行,潺潺地流出山谷,汇集于濠河长江”。他谦逊仁和的风姿,他悠远动听的笛声深深地被人们喜爱着。

祝愿王化刚先生健康快乐,笛声依旧。

山重云轻处

◎吴翰

在夏威夷海边的百年英国城堡内,依海而眠,想起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亦发生在依山海畔的海景建筑里。人与建筑相互依存,有时会因一座建筑爱上一个城市。南通的建筑中,我对濠河之畔的金鳌坊情有独钟。

《周记考工记》说:“匠人营国,方九里,旁三门,国中九经九纬,经涂九轨,左相右社,前朝后市,市朝一夫”,建筑首先要对空间秩序有极其完美的设置。金鳌坊的十三栋小楼各具其形却气息贯通。只因栋与栋之间皆有假山、龙柱、巨石等,牵丝引带地将建筑群蜿蜒于竹林松柏间。建筑边角皆以重压斜切的天然巨石镶边,欧式尖顶的坡面以小瓦铺就。从下仰望,只见小灰瓦一摞摞地,由下往上,阶梯似的一层短于一层,使得金鳌坊的屋顶虽小巧,却有着金字塔的层级特征,加上每栋屋顶皆戴着铜锈绿的欧式尖顶帽,既俏皮又神性十足。小尖顶独特的六棱造型及外墙面刻意留出的虚缝,带来视觉上的多面性和通透感。竖线条与层层叠叠的横水平线条交织在一起,呈现出空间的多面性和动态性。屋檐、屋顶、台阶的层级韵律和节奏感处处可见,以及长石柱与圆拱门的反差,都是匠心所在。因为依河而建,金鳌坊的亲水台三面临水。夕阳下,有藤椅、咖啡,鸟类从天空飞过,植物在炭木架上开着自己的花朵。猫爪纹、铜钱纹、滴水纹或在龙柱底座,或在阳台。白色盘龙柱七七八八地散落在竹林或山石旁,底座刻以阴阳纹和云朵纹,从上至下缠绕着龙的图腾,暗合张謇在科举考试中“独占鳌头”的卓越成就。出入处,只见金鳌坊三个金字栖于原石之上,如梦如幻,亦古亦今。蓝天白云、绿顶石墙倒映水底,突然就想到“山重云轻”之境。整个金鳌坊布局不大,建筑造型却达到了艺术品所特有的沉稳、坚定的艺术效果。

文如其人,建筑师的气质与她的建筑同样极具辨识度。

第一次见姚薇并不知金鳌坊出自她手,那时她刚从华盛顿归来,长直发、南瓜红长围巾裹在一件束腰黑大衣内,纤媚干练,如同河之畔、城之西的金鳌坊,“苍劲

中跃出娉媚”,见过就忘不了。

她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皆有作品,为南通设计的金鳌坊采用了田园派有机建筑大师赖特的理念、卡洛·斯卡帕的叠级手法,建筑的灵魂却是向张謇致敬的中国元素。姚薇认为,即使是同样的民国风,中国的建筑南北亦有分。南边多窑,以砖雕为主,偏纤细秀媚。北边多山,以石雕为主,偏欧式民国风,更雄浑粗犷,比如青岛。即使是相邻的上海和南通亦不同。南通受张謇影响,老虎窗、窗套等细节里更显纤细秀媚,正是“娉媚”的飞动飘逸与石墙的“沉着劲质”的融会贯通,制造出金鳌坊的山重云轻之境,这也是南通建筑特有的气质。好的建筑要在城市贡献度、质量持久、时代精神上同时做到统一。金鳌坊无疑做到了。

老的帽子博物馆由清华名师制作,起点太高,导致新馆的设计师去欧洲参考了一圈,回来一年多,设计图仍差强人意,姚薇接手时仅剩十天时间。她花了半天时间看走秀,又花了一天半时间找资料,然后用剩下的八天完成了设计图。打破常规的阶梯式大厅以及“时光隧道”般的多功能展示厅神秘、幽深,让帽子博物馆迅速成为南通的打卡地之一。音乐是流动的建筑,建筑是流动的音乐,皆是建筑师在茫茫宇宙借物抒情的载体,金鳌坊和帽子博物馆是设计师的内心留白,也是姚薇建筑精神的逸气所在。

范扬、林晓赴通开画展,曾请姚薇参与布展。展后依据每人特点作字画酬谢。见到姚薇,沉吟半晌,说,古时用沉鱼落雁形容女子,在我看来,风儿见了你要停下,云儿为你歇息,当即挥墨作“风云停歇”四字相赠。女子若有吟哦气,而无脂粉气,即使不美,自有一种男儿气可观,我想这就是姚女神的气质。

如今,她的设计室在大生创意园。二楼露台有遮阳伞一顶、茶几一张、两藤椅。见面这天,她在黑白渐变百褶裙间,束了一条极宽的黑蕾丝腰带。人动,纱裙上的白底黑线随之轮回开合,明灭不定似“初蝉振翼”,裙摆飘飘若游丝袅空,与她的建筑恰好形成了山重云轻之别。



张益余画